

# 二〇二五，繼續心存愛與盼望

作了一段精彩絕倫且真實細緻的描述：中國春節，標誌着新一年的開始。廣大民眾通過各種社會活動迎接新年，祈求好運，慶祝家庭團聚並促進社區和諧。春節不僅弘揚家庭價值觀，社會凝聚力與和平，也為中國人民提供身份認同感和文化延續感。

「百節年為首，四季春為先。」春節申遺成功令國家共有四十四個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內，總數穩居世界第一，實在可喜可慶。「春節」，是全球華人自家的節日，也是每一個炎黃子孫傳承華夏千年傳統文化的來源，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都以其為本，更以其為傲。

在一個紛紛擾擾的年月，世界需要我們心存愛與盼望。只有愛能令世界和平和諧與謐，也只有愛能令人類懂得分享與讓利，從而變得純潔與光明。

二〇二五，愛將戰勝一切。

江山，而前線實命傷亡的，捱轟遭炸的都是士兵與平民。戰火紛飛，民不聊生，交戰地區百姓，尤其是兒童何時能享太平與溫飽，實難預估……

二〇二四年，縱然有那麼多不盡如人意的世情，但回想起國家隊今夏在第三十三屆巴黎夏季奧運會取得的驕人成績，還有港人拚搏奮戰下增添的金牌數目；神州十九號成功升空，神十八宇航員返地；終止二戰歐洲戰事的諾曼第登陸日，慶祝八十周年紀念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周年誌慶，砥礪前行續寫光輝篇章；澳門特區也迎來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慶，成功實踐具澳門特色之「一國兩制」等等，都是今年值得慶賀之事，時刻激勵着我們要持續向善向好向前。

在此一年將盡之時，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第十九屆常會上通過評審，將「春節」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聯合國的介紹文對「春節」

踏入十二月後，日子飛快地過去，北方寒氣逐漸南下，香港也開始有冬的感覺了。很快冬至、平安夜及聖誕節，接着又將迎接跨年及嶄新的二〇二五年，千禧年仿似仍在眼前，一轉身卻已經四分之一世紀了。時間如離弦之箭，四季更換有序，歲末仍需努力，祈願世界變好。

想着剛過去的整整一年，三年疫情後，總覺得恢復起來還有一段漫長的路。當下世界大局不穩，區域紛爭不息，戰事衝突此起彼落，加之難以預料的自然天災，政治人物持續進場或下台如走馬燈。世界每時每刻都在變，到底是向好還是更差呢？年初祈願今年世界和平，但是全球最大的兩場戰事，俄烏與以巴似無任何跡象會終止。掀起戰爭者總是高高在上指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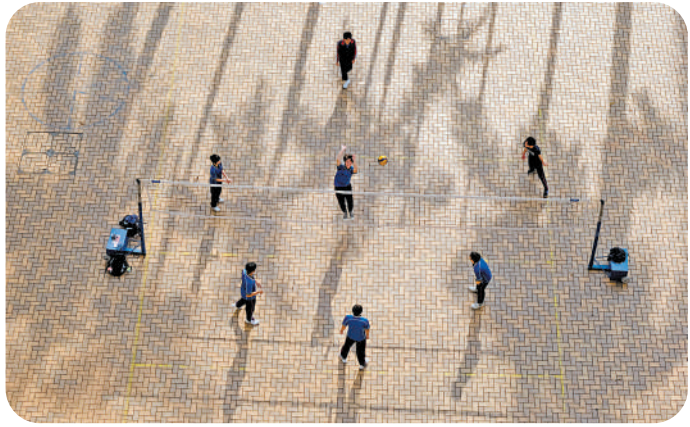
## 夕陽下的排球學子

一所學校的學生在課後正進行排球訓練，現在的學子們除了學業也得兼顧好運動。夕陽把學生及樹木的影子拉長，彷彿提醒着學子們是時候準備回家休息。

圖、文：遂初



市井萬象



自由談 陳中威

踏在我心中轉化成金庸筆下古代中國俠客出沒的文學香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金庸小說開始在內地流行，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射鵰英雄傳》則為這種流行推波助瀾，於是我知道在繁華的現代都市香港，還內隱着一個大漠孤煙、劍膽琴心的古代中國，這個在香港文學中「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傳統中國，是那樣的令人沉醉也讓人神往。原來再複雜的中國歷史，最後都會在香港作家的筆下，以人物的傳奇經歷和情感的婉轉交織，鋪敘出「千里共嬋娟」的人間日常。「思接千載」的武俠世界，連接的竟是現代香港和古代中國的歷史血脈。

從抽象到具象，從歷史到文學，必須說那時我心中的香港，尚不無「敘事」和「想像」的成分。真正認識香港並形成我心中真實的香港，是我到香港任教之後。曾有一段時間我在香港的大學教書，實有的香港經歷，使得教科書中的歷史香港和作家筆下的文學香港，彷彿電影中的特寫鏡頭，一下子拉到眼

## 槐花庭院閒散客



如是我見 李丹崖

槐花的好，好在家常。槐花的好，還好在清幽，不粉飾什麼，不濃妝豔抹。青萼白花，素面朝天的樣子，在院落一角隱隱一開，整個院子就活了，人間煙火氣就足了。

當然，槐花四五月才開。若想在北風肆虐的冬日吃到槐花，只有一個辦法，在槐花盛開的季節把它摘下來，在竹筴子上晾乾，密封袋收起來，放入冰箱冷凍着。冬日來臨，蒸扣肉時，用來墊在碗底，蒸熟後，倒扣過來，槐花擁有的油脂的香，五花肉吸納了槐花的香，相互成全，美美與共。

槐花有時候代表一種氣質，那就是民間。查閱古今書籍，沒有見到槐花被大肆種在宮牆之內的，即便是貴族也喜歡的是紫檀、金絲楠、樺木之類的名貴樹種。槐花是實用主義的美，一樹碎碎的葉子，密不透風，要為人間送清涼；槐花開了，滿院子的清香，帶有絲絲縷縷的甜，着實讓人歡喜。

槐花開時，哪怕什麼都不做，在樹下搬一隻竹椅坐着發呆也是好的。鼻息裏被花香浸潤，整個人的氣質都融入了頭頂那棵樹的氣質。

一個院子，因為一棵槐樹而變得閒散而有靜氣。舊時，母因子貴；今刻，院因樹雅，人亦如此。

冬日，院子裏的槐樹落盡了葉子，只留下細細勻勻的枝枝叉叉，倒也好，天色漸暗時，雪欲落，就着水缸裏的水看槐樹的倒映，像極了水墨畫。雪果真落下來，次日醒來，槐樹變得玉樹瓊枝，整個院落變成了被妝點的童話。

雪落下來，人就閒了。此刻，

可以做槐花扣肉，也可以把院子一角的塑料布揭開，下面蓋着的是大白菜、小青菜，它們被一層「塑料紙」保護起來，為的是冬日也吃上一口爽脆新鮮的蔬菜。宋代詩人劉子翬在《園蔬十詠·菘》裏這樣寫到：「周郎愛晚菘，對客蒙稱賞。今晨喜薦新，小嚼冰霜響。」

小嚼冰霜響——真是個好句子。讓人想起舊時父親在冬日黃昏吃母親做的醋溜白菜。我端着碗邊吃，邊聽父親嚼齒之間發出來的聲音，嚓嚓啾啾啾啾啾啾，那韻律感真是好聽。

話說冬日裏的時蔬，較之於春夏，似乎更爽脆一些。經過風霜的歷練，時蔬退去稚嫩，變得爽脆而甘甜起來。比如冬日的蘿蔔，和白菜粉絲一通亂燉，那是好吃到能讓人丟了魂。

父母搬到我所居住的城市以後，就不太建議我冬日晚間參與過多應酬。他們總是說，外面的菜餚佐料大，吃多了，會上火，身體吃不消的。我不信，偏去搵和飯局，留下一嘴水泡和口腔潰瘍回來。到父母那裏吃晚餐，母親用雞蛋碎攪一鍋疙瘩湯，做一盤大白菜粉絲，涼拌蘿蔔絲，吃上幾天，火氣自然退了。病從口入，這是一點也不假。

母親喜歡說的一句話：我們生的是平常人家的胃，享不了大魚大肉的幸福。現在想來，即便是富人，恐怕也受不了太豐盛的肉食和太霸蠻的佐料吧，誰還不是肉眼凡胎？

宋朝有個叫沈離准的人，他說了一句讓人印象深刻的話：「我本是槐花院落閒散的人，滿襟酒氣。小池塘邊跌坐看魚，眉挑煙火過一生。」眉挑煙火，可謂一個「妙」詞，我們眉眼裏的煙火日常，是何其的安謐而熨帖。

## 「我自己」的香港



我心中的香港 劉俊

前並最終轉換成「我自己」的香港：一個能眼觸手摸的香港，才是我心中真正的香港。

這個香港首先是「中國的」。在香港我總能在無意間撞見許多小廟小龕——行走之間，路邊的小小空間裏每每就「隱藏」着一座座不知供奉着什麼菩薩的袖珍小龕，它們是那樣的「迷你」以至於你只有走到跟前才會赫然發現；而在小巷深處，我也常常與一些小廟不期而遇。與著名的「黃大仙」比起來，這些散落在香港各處的小廟小龕或許不見經傳，但作為中國文化符號，它們在香港的無處不在，正昭示着無論香港有過怎樣的歷史，香港到底是中國的香港——它們就是「蓋」在香港大地上的「中國印」。

其次這個香港是「美好的」。這裏的「美好」主要不是說香港有多摩登，經濟有多繁榮，而着重在香港人的熱情與友善。作為不通粵語的外地人，我在香港自然會有許多要向別人求助的地方。令我感動的是，無數次的求助，總

是能得到香港市民的熱心幫助。當我在商場購買物品時，收銀員總會向我耐心解釋各種「優惠」；當我在路上問路時，無論男女老幼他們都會先拿出手機幫我尋找要去的地方，然後詳細告訴我行走路線，好幾次還熱心地一直把我帶到地方。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次我在巴士站仰頭看車牌，琢磨如何乘車去我要去的地方，一個穿校服的小學生站在我旁邊說話，起初我沒在意他是在跟我說話，後來才明白他是問我要去哪裏？他可以告訴我如何乘車。望着那稚氣未脫的可愛面龐，我那時真的感受到了香港的美好！城市的靈魂是她的人。有這樣可愛的小朋友，香港能不好嗎——香港果真是個有「香」味的地方。

從我第一次從教科書上知道香港這個地名到現在，快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心目中的香港不但從屈辱的歷史中走了出來，也從抽象的地名轉而為可感的現實——我已親身體驗到了她的「中國」和「美好」。

我心中的香港，就是現在的香港。

我心中的香港最初是抽象的存在——那是中學教科書上《南京條約》中的一個地名，與之相伴而生的是中國近代以來屈辱的歷史：香港本來是中國的領土，卻被到處擴張殖民的大英帝國強行佔領；那時我心中的香港又是一個具象的存在——那是一個由「香」氣匯聚而成的地方嗎（不然怎麼叫「香港」）？與之相伴而生的該是怎樣的一片神奇土地？就這樣，我少年時期心目中的香港是那樣的遙遠滿蘊着悲傷，卻又是那樣地生動給人以美好的遐想。

這個既抽象又具象的歷史香港，後來在我心中轉化成金庸筆下古代中國俠客出沒的文學香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金庸小說開始在內地流行，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射鵰英雄傳》則為這種流行推波助瀾，於是我知道在繁華的現代都市香港，還內隱着一個大漠孤煙、劍膽琴心的古代中國，這個在香港文學中「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傳統中國，是那樣的令人沉醉也讓人神往。原來再複雜的中國歷史，最後都會在香港作家的筆下，以人物的傳奇經歷和情感的婉轉交織，鋪敘出「千里共嬋娟」的人間日常。「思接千載」的武俠世界，連接的竟是現代香港和古代中國的歷史血脈。

從抽象到具象，從歷史到文學，必須說那時我心中的香港，尚不無「敘事」和「想像」的成分。真正認識香港並形成我心中真實的香港，是我到香港任教之後。曾有一段時間我在香港的大學教書，實有的香港經歷，使得教科書中的歷史香港和作家筆下的文學香港，彷彿電影中的特寫鏡頭，一下子拉到眼

前並最終轉換成「我自己」的香港：一個能眼觸手摸的香港，才是我心中真正的香港。

這個香港首先是「中國的」。在香港我總能在無意間撞見許多小廟小龕——行走之間，路邊的小小空間裏每每就「隱藏」着一座座不知供奉着什麼菩薩的袖珍小龕，它們是那樣的「迷你」以至於你只有走到跟前才會赫然發現；而在小巷深處，我也常常與一些小廟不期而遇。與著名的「黃大仙」比起來，這些散落在香港各處的小廟小龕或許不見經傳，但作為中國文化符號，它們在香港的無處不在，正昭示着無論香港有過怎樣的歷史，香港到底是中國的香港——它們就是「蓋」在香港大地上的「中國印」。

其次這個香港是「美好的」。這裏的「美好」主要不是說香港有多摩登，經濟有多繁榮，而着重在香港人的熱情與友善。作為不通粵語的外地人，我在香港自然會有許多要向別人求助的地方。令我感動的是，無數次的求助，總



香港街頭一景。

資料圖片

## 探訪紅海灘



繽紛華夏 霍無非

甲辰龍年國慶節，我和戰友探訪過魂思夢縈的老部隊，驅車趕往百公里外的紅海灘。

紅海灘地處渤海遼東灣北端，是遼河等若干河流入海口的大片濕地，密密麻麻長着學名叫翅蔴草的變色的海草——蔴草。春夏，草芽萌動，伸枝躡高，青翠嫩綠；入秋，草色紅微，似紅霞蓋地，蔚為壯觀，故稱為「紅海灘」，是盤錦市乃至遼寧省著名的旅遊景點。

到達紅海灘景區已是中午，我們先到一家個體餐館用餐。好傢伙，偌大的餐桌上，一隻隻裝着各種海味的大盤擺得滿滿當當，魚蝦蟹蠣，分量實在，頗感意外。多年前，在互聯網上看到這樣的消息，說作為我國內海的渤海，由於過度捕撈等原因，漁業資源瀕臨衰竭。眼下店裏的優質海產琳琅滿目，說明經過年復一年的環境整治，有序捕撈，休養生息，海洋生態得到恢復，那個被相聲笑星妙唱「海燕人小志氣大，闖渤海呀捕對蝦」的漁歌渤海又回來了。珍貴的魚蟹，又上了餐桌，這餐飯，吃得心裏暖乎乎的。

飯後，我們在景區入口坐上擺渡車，徐徐開進紅海灘廊道。這天天氣格外晴朗，車外遊人如織，說笑跑跳，回歸自然，喜洋洋矣。遠遠的，蜿蜒的紅海灘和架於其上的觀光棧道愈發清晰，像一條盤踞蟄伏的巨龍，隨時躍入大海。我們下了車，看到對面搭起的表演台上，一位花信年華的女琴師，在瑟瑟秋寒中全情投入，用小提琴演奏《我的祖國》。琴音清麗，詞曲稔熟，給節日錦上添花，遊人駐足傾聽，有的跟着哼唱，如遇知音。表演台旁，一

架通體中國紅，正面國旗圖案的彩繪板與環境的色調相若，「我在紅海灘與祖國同框」的端莊金字橫在框上，人們紛紛在繪板前聚攏，拍下這鏡有紀念意義的一刻。

踏上觀光棧道，腳下低矮蓬鬆的蔴草草連接天際。午後申時，秋陽西移，天上的雲朵含彩，遠處的海水波光粼粼，船影幢幢，蔴草也變得玄妙起來，逆光視之，草色發暗，呈紫紅色；順光觀賞，草灘敞亮，蔴草草搖身變成棕紅色。秋日的蔴草啊，似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定格在紅色基調上，遊人橙黃綠白的衣着穿插點綴，蹣跚而動，水粉畫般明快柔潤。

不少孩子拿着小魚竿，在棧道邊盯着泥水中小的小坑，很有耐性地釣着什麼。家住營口市的孩子告訴我，孩子們在釣小螃蟹呢。兒時的他，也常在海灘上逮小魚小蟹，小把戲給海邊

的孩子以無窮樂趣。紅海灘的容量足夠大，不僅長着茂盛的蔴草、蘆葦、蒿子等水生植物，灘塗還活躍着彈塗魚、沙蠶、梭魚、花蟹、蝦爬子等生物。天鵝、黑嘴鴨、白琵鷺、斑頭秋沙鴨、丹頂鶴等候鳥，把這裏當作遷徙的驛站，或在這裏棲身越冬。灘塗深處，倏地飛起一對白琵鷺，體態輕盈，展翅翩跹，忽兒盤旋，忽兒遠去，翱翔半空。

滿灘赤紅似錦繡，全憑手巧志未休。蔴草草有着堅韌抗蝕的稟性，但在自然環境的嬗變中，它們無疑是弱小的，也需要人類扶助。遊覽時，我們得知紅海灘濕地修復工程搞得如火如荼：清除淤堵，疏浚潮溝，引潮漫灌，防止灘塗板結和植被退化。補缺「美容」，植補草苗一千四百多畝，風景廊道的蔴草總體長勢良好。增殖放流，投放魚苗，提高底棲生物種群的密度，給鳥類安一個理想的家，使紅海灘

有一個完整的生物鏈……

紅海灘的色彩絕非是單一的。在廊道的另一側，成熟的水稻尚未秋穡，黃燦燦一望無際。稻田中搭起茅草亭，設着古老的農用物件，載客的小火車開進稻田深處。我們沿着稻田間的棧道徜徉，近觀秋風吹動稻浪搖曳，聆聽稻穗碾沙沙作響，稻穀的清香瀰漫擴散，沁入心脾，腦清神明。

盤錦這塊土地適合種稻，農家通常採取稻蟹同田的做法種養。小滿過後，稻秧種起來，這時放入蟹苗，這些小精靈噬食清理稻田的蟲豸雜草和小魚幼螺，當起稻田的「清潔工」，牠們自由自在爬入水，給稻田鬆土，排洩物是上好的肥料。反過來，長壯長高的水稻為螃蟹遮蔭，提供庇護，至仲秋，稻黃蟹肥，一舉兩得。所以，盤錦大米晶瑩飽滿，香軟油潤，列東北名優大米之席。一首讚美祖國的頌歌這樣唱道：「江南豐收有稻米，江北滿倉是小麥」，時過境遷，農科技術得到發展，部分農作物的種植也跨越了原有的地域，如今東北豐收亦有稻米了。

稻田養蟹與半野生的蔴草不同，完全由人工蒔弄而成。盤錦人推陳出新，將一百六十多萬畝荒蕪的鹽鹼灘改造成稻田，又推陳出新，實行一田兩用，稻蟹互存，本身就是個了不起的創舉啊。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北緯四十一度線上的盤錦，堪比江南魚米鄉。

國慶放眼紅海灘，蔴草的嫣紅，熟稻的澄黃，組成了五星紅旗的艷彩暖色，怡悅之餘，肅然起敬，行起注目禮。



▲紅海灘的稻田。



▲紅海灘的蔴草。 作者供圖